

## 相遇的皮影

庆阳市环县第五中学九年级(7)班 夏伟杰 指导老师 杨苏洲

2025年02月22日 环县道情非遗工坊·幕启

### 第一幕：硝制时空的琥珀呼吸

当晨雾漫过陇东高原的第七道褶皱时，老艺人张树柏的指甲正划过硝制三载的驴皮。枸杞汁与明矾在兽皮经络间结晶成星图，刻刀落刃的刹那，北宋元符年间的戍边令与2025年的气象卫星云图骤然同框显影。羊脂灯将我的影子烙在幕布上，八百年前的士卒剪影忽地支起手指，叩击着时空的薄界面——原来三尺幕布竟是折叠的河西走廊，每一次皮影开合，都是星轨与星轨的榫卯咬合。

### 第二幕：瓦尔登湖的镂空语法

图书馆穹顶的木质肋骨在晨雾里渐次虚化，化作道情戏箱上的浮雕《八仙过海》。当《瓦尔登湖》的书页翻动成硝制牛皮，康定斯基抽象画的曲线突然从“simplicity”的字母间挣脱，与皮影《火焰驹》里战马的鬃毛缠成拓扑结。昨夜老班主演示“跳签”技法时，残留在银杏书签上的温度，此刻正把梭罗的竹尺改造成操纵杆，将瓦尔登的晨雾轻轻提拉，成了幕布上丛生的皮影苔藓。

### 第三幕：冰川纪元的倒带刻痕

祁连山冰川的裂纹在幕布上延展，恰好是《目连救母》里的泪痕纹。科考队

激光测距仪的红光扫过冰层，西夏铁鹤子的重甲竟在冰面骤然显影——原来冰川消融的滴答声，是皮影戏班用唐代铜磬模拟的《大漠孤烟》倒计时。我触向幕布的指尖，忽然传来元符二年戍卒的体温，他当年刻在驴皮上“玉门雪深三尺”的墨迹，正顺着我的指尖，化作防护服面罩上蜿蜒的融冰曲线。

### 第四幕：辩论场的皮影解剖学

辩论赛镁光灯亮起的瞬间，我忽见老艺人正解剖反方少女的颅骨轮廓。刻刀在她太阳穴处镂刻的《公孙龙子》诡辩纹样，与柏拉图洞穴寓言的光影缠成莫比乌斯环。当我的立论框架碎作《战国策》残简，每片牛皮碎屑上，都映着古希腊辩士与敦煌变文讲唱者交叠的侧脸。

### 第五幕：敦煌的量子绣像

莫高窟第257窟的穿堂风骤然静止，九色鹿壁画的缝隙里，渗出北魏画工的汗碱。法国游客的AR眼镜扫过壁画时，1908年伯希和窃走的《降魔变》残片，竟在虚拟图层里清晰显影。飞天的飘带与戍卒的戈戟在量子态里纠缠，簌簌坠落的沙粒，原是老艺人用陨铁签刻就的新星轨——每一粒沙中，都封装着十二世纪粟特商队的记忆晶体。

### 第六幕：未来考古学的皮影预埋

当戴AR眼镜的少女在全息幕布上雕刻我们的相遇，3025年的海底考古队，正从沉积层里打捞西夏戏文的钛合金残片。他们佩戴的神经接口突然震颤，接收到环县道情的脑电波频率——原来每个时代的相遇，都是一场逆向考古：此刻我在幕布上刻下的裂痕，正沿着时间的脉络延伸，在未来某艘星际飞船的舷窗上，重组成《十二世轮回》的楔形文字。

### 终幕：宇宙戏班的元叙事

散场时才恍然发现，老艺人本就是幕布的化身。他龟裂的掌纹里，流淌着党河所有支流的水系；戏箱最深处，那方未启封的硝制牛皮上，早已预刻下三行预言：

——公元3047年火星剧场《河西走廊》皮影巡演

——硅基生命体破译环县道情鼓谱的熵减方程式

——某个真空涨落中碳基与反物质文明的首次对视

当羊脂玉灯第九次爆芯，我终于看清：所谓“遇见”，不过是更高维度的存在者将我们制成皮影时，故意留在操纵杆上的指纹余温。正是这一点带着人间烟火的纯漏，让冰冷的宿命论在驴皮鼓的某个切分音里，迸发出超越因果律的诗意光芒。

## 茶卡盐湖游记

兰州市第十中学七年级(1)班 何承峻 指导老师 史海宁 马薇

声。隔壁座位的小朋友咯吱咯吱嚼着薯片，咔嚓咔嚓，像在给山峰伴奏。我递过去一块绿箭，他抿嘴一笑，缺了门牙的弧度正好接住一束阳光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们也是被嚼得甜甜的，随时能吹出一颗泡泡，把整个高原装进透明的梦里。

四个小时的车程倏地缩成一声长笛。茶卡站到了，车门“嘶啦”一声拉开，风带着咸味儿涌进来，像海水跑错了路。我紧随爸爸妈妈后面跳上站台，脚底踩到的不是水泥，而是云朵的影子。

数分钟的出租车程就到了目的地，我脱了鞋，袜子叠成卷塞进口袋，盐粒立刻钻进脚趾缝，凉丝丝，却又不疼，像星星在给我挠痒痒。往前走，木栈道发出吱呀吱呀的欢迎声，湖水一点点漫过脚踝。忽然，“天空”掉了下来——那么完整，那么安静，蓝得让人忘了呼吸。我伸平手掌，指尖先碰到自己的倒影，再碰到云的倒影，再碰到一只远远飞过的鸟。它们和我的指纹叠在一起，分不清谁在

拥抱着谁。风掠过，湖面轻轻起皱，我的影子碎成万片光，又悄悄拼回原来的模样，像有人轻声说：别怕，扩散是浪花，汇聚也是浪花。

我躺下来，耳朵贴着盐壳，听见深处传来细细的“咔嚓”声，像大地在磕齿，仿佛心跳在回应。阳光落在眼皮上，红彤彤，暖烘烘，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正在融化的糖，甜味顺着血管流向天空，天空也顺着光线流进我的胸膛。我们就这样交换着呼吸，交换着光，交换着名字——我不再只是我，我也不只是我。

美好都是瞬间，转眼间，回程的列车在傍晚鸣笛。我把一小撮盐装进空矿泉水瓶，轻轻晃，它沙沙地响，像茶卡躲在杯底偷偷笑。车窗外的晚霞把铁轨烤成柔软的金条，列车长鸣——咣当——咣当，每一下都敲在我胸口最热的地方。我闭眼，听见风、盐、云、血液、钢轨一起唱歌：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亮晶晶的节拍，一路热到家。

一阵纷乱……

那个冬天异常快，如白驹过隙，宛若昨日，不知不觉春季开学了。放下书本，打扫房间，开窗通风，随意望去，我被定格了——那是一朵小小的、嫩嫩的、鹅黄色的小花，由几片绿叶托着，在阳光下绽放。那花小小的，不过豆粒大，花茎矮矮的，不过柳叶高；那叶薄薄的，不过纸片厚。但在那一瞬，它如艳阳般光芒四射！好美呀！……

梁晓声曾说过，花儿开好开坏，只能开一次。人这朵花，一生却可以开放许多次。是的，没有哪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临！

行云流水，拿笔，我书写青春！  
收锋敛势，抬头，我也能绽放！

## 雨中的拥抱

平凉市静宁县城关初中  
七年级 任鹤彤



这大半天都阳光明媚，可到了下午却突然变了天。乌云像一块巨大的帷幕，将整个天地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，刺眼的闪电不时划破长空，明晃晃地贯穿天地。

我早和朋友约好一起去图书馆，看这天气本想打电话说不去了，可对方手机一直无人接听，无奈只好带着伞去赴约。

到达约定地点不久，大雨便倾盆而下。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，溅起一朵朵水花，那声响好似时钟的滴嗒声，让时间一分一秒流逝。天色越来越暗，心里的期待也慢慢消磨殆尽。

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我们一起说说笑笑去图书馆、互相分享有趣内容的画面。一阵狂风吹来，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。这时，一个男生急匆匆地跑过来，他头顶着书包挡雨，浑身都湿透了！我把备用的伞递给他，他连忙道谢。原来他也是来等朋友的。

长时间的沉默后，我率先开口：“要不先回家吧，天色这么暗，他应该不会来了。”“不，他一定会来的。”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也许他是在笃定地等待，而我只是在徒劳地期待。

正想着，一辆出租车驶来，车上跳下一个男孩。我身旁这位立刻冲过去，两个少年紧紧相拥，笑作一团。我却更着急了：她怎么还不来？天都快黑了。我失落地在原地徘徊，心里满是担忧。

雨渐渐停了，乌云散去后，一弯新月爬上树梢，将地上的水洼照得亮晶晶的。那两个男孩身上仿佛也泛着光，那光芒越来越远，而我始终没等到属于自己的惊喜。心里的期待就像一粒种子，生了根，发了芽，却终究没能开花结果。

雨幕中那两个少年拥抱的身影，就这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。



朝阳徐徐升起，列车从西宁站轻轻鸣出第一声通向盐湖的汽笛，像是谁在巨大的蓝幕布里划亮一束火柴。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窗玻璃上，看暮色被晨光一点点抽走，心里悄悄亮起一盏小灯，我要去见一面镜子，镜子里住着天空，也住着我。

钢轨唱起“咣当咣当”的节拍，车厢微微摇晃，像一条缓缓呼吸的鲸鱼。过一会，窗外的青海湖被初阳擦成一面碎银的鼓，风是鼓槌，一下一下敲，敲得我的心也跟着敞亮。我把耳机塞进袖口，没放音乐，只想让脉搏和车轮对拍：哒——哒——哒——节奏落在血管里，像给血液加了糖，甜得发亮。

海拔渐渐升起，耳膜发出闷闷的回

流光碎影间，那抹崭新的鹅黄永驻我心。

那是一个凛冽的寒冬。

深秋初冬，我推开窗户，点点阳光洒下，映照着一朵嫩芽。它从阳台的缝隙中抬起单薄的身体，顶着小小的叶子。看着它，我不禁摇头叹惋——可能是哪只鸟将你带来的吧！不走运的小家伙，心中也不由得浮现出那场考试。

那天我以“兴酣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傲凌沧州”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豪情壮志迈入考场，却以“花开花谢花已落，梦醒梦醒梦成空”“怅望千秋一洒泪，萧条异代不同时”的凄凉悲惨离开学校。老师的谆谆教导，家长的殷殷期盼，同学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此时均

## 雪化后的那抹鹅黄

兰州市西北师大附属中学高一 郝宇轩

化为利刃刺在心头……

北风吹拂，我打了个寒战。思绪拉回，再次看向它，轻叹一声，关了窗。

下雪了，一场又一场。清晨，窗上布满冰花，洁白的冰凌从上檐垂下，有着无尽的美，但却透着阵阵的寒意。开窗远眺，上下一白，窗台上落着一层薄薄的雪花，唯有那抹小草在眼前微微晃动，几片叶子已经枯黄，唯有簇簇黄叶的中心出乎意料地有两片小小的叶子还是绿色的。天是白的，地是白的，唯有这小小的两片叶子，是绿的，如同黎明前的两颗星星一样坚定地照亮着整个夜空。恍惚间，我在它身上看到了一丝春意，转而一想，如此寒冬，你怕是不可能熬过来了。关上窗，看着书上鲜红的叉号，心中又是